

慈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七 孟七

侍者福善日錄 門人通炯編輯

塔銘

徑山達觀可禪師塔銘

夫大地生死顛瞋長夜情關固閉識鎖難開

孟七

有能蹶起一擊碎之掉臂獨往者自非雄猛

丈夫具超世之量者未易及也歷觀傳燈諸

老咸其人哉余今於達觀禪師見之矣師諱

真可字達觀晚號紫栢門人稱尊者重法故

也其先句曲人父沈連世居吳江太湖之灘

缺師其季子也母夢異人授以附葉大鮮桃

寤而香滿室遂有娠師生五歲不語有異僧

過其門摩頂謂其父曰此兒出家當爲人天

師言訖忽不見師遂能語先時見巨人跡下

於庭自是不復見髻年性雄猛慷慨激烈貌

偉不群弱不好弄生不喜見婦人浴不許先

一日姊誤前就浴師大怒自後至親戚婦女

無敢近者長志日益大父母不能拘嘗有詩

曰屠狗雄心未易消蓋實錄也年十七方杖

劍遠遊塞上行至蘇州閭門游市中天大雨

值虎邱僧明覺相顧矐壯其貌因以傘蔽之

遂同歸寺具晚飡驩甚聞僧夜誦八十八佛

名心大快悅侵晨入覺室曰吾兩人有大寶

何以汚在此中耶解腰纏十餘金授覺令設

齋請剃髮遂禮覺爲師是夜即兀坐達旦每

私語三嘆曰視之無肉喫之有味覺欲化鐵

萬斤造大鐘師曰吾助之遂往平湖巨室門

外跌坐主人進食師不食主問何所須師曰

化鐵萬斤造大鐘有即受食主人立出鐵萬

斤於門外師笑食畢徑載回虎邱歸即閉戶

讀書年半不越閫見僧有飲酒茹葷者師曰
出家兒如此可殺也僧咸畏憚之年二十從
講師受具戒常至常熟遇相國嚴養齋翁識
爲奇器留月餘之嘉興東塔寺見僧書華嚴
經跪看良久嘆曰吾輩能此足矣遂之武塘

垂

二

景德寺掩關三年復回吳門辭覺曰吾當去
行脚諸方歷叅知識究明大事遂策杖去一
日聞僧誦張拙見道偈至斷除妄想重增病
趨向真如亦是邪師曰錯也當云方無病不
是邪僧云你錯他不錯師大疑之到處書二
語於辟間疑至頭俱面腫一日齋次忽悟頭
面立消自是凌躒諸方嘗曰使我在臨濟德
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如何過匡山窮
相宗奧義一日行二十里足痛師以石砥脚
底至日行二百里乃止遊五臺至峭壁空巖

有老宿孤坐師作禮因問一念未生時如何
宿豎一指又問既生後如何宿展兩手師於
言下領旨尋跡之失其處至京師叅徧融大
老融問從何來曰江南來又問來此作麼曰
習講又問習講作麼曰貫通經旨代佛揚化
融曰你須清淨說法師曰只今不染一塵融
命禡師旨褫施傍僧顧謂師曰脫了一層還
一層師笑領之遂留掛搭知識笑巖法主暹
理諸大老師皆及門去九年復歸虎邱省覺
乃之淞江掩關百日之吳縣聊城傅君光宅
爲縣令其子利根命禮師子不懌子一日搨
二花問師云是一是二師曰是一子開手曰
此花是二師何言一師曰我言其本汝言其
末子遂作禮之天池遇管公東溟聞其語深
器之師因拈薔薇一帶二花問公公曰此花

垂

二

同本生也師分爲二復問公公無語因罰齋
一供遂相與莫逆時上御極之三年大千潤
公開堂於少林師結友巢林介如輩往叅叩
及至見上堂講公案以口耳爲心印以帕子
爲真傳師耻之嘆曰西來意固如是邪遂不
入衆尋即南還至嘉禾見太宰陸五臺翁心
大相契先是有密藏道開者南昌人棄青衿
出家披剃於南海聞師風往歸之師知爲法
器留爲侍者郡城楞嚴寺爲長水疏經處久
廢有力者侵爲園亭師有詩弔之曰明月一
輪簾外冷夜深曾照坐禪人志欲恢復乃囑
開公任恢復之事而屬太宰爲護法太宰公
弟雲臺公施建禪堂五楹既成請師題其柱
師爲聯語曰若不究心坐禪徒增業苦如能
護念罵佛猶益真修遂引錐刺臂流血盈碗

書之自是接納往來後二十餘年太守槐亭
蔡公始克修復蓋師願力所持也師見象季
法道陵遲惟以弘法利生爲家務念大藏卷
帙重多遐方僻陬有終不聞佛法名字者欲
刻方冊易爲流通普使見聞作金剛種子即
有謗者罪當自代遂與太宰公及司成馮公
夢禎廷尉曾公同亨岡卿瞿公汝稷等定議
命開公董其事萬曆己丑創刻於五臺居四
年以冰雪苦寒復移於徑山寂照庵工既行
開公以病隱去續藏其役者弟子冬灰如奇
哥子幻予本及最後弟子澹居鎧也初桐城
吳公用先爲儀曹即叅師入室從容及刻藏
事師遽曰君與此法有大因緣師化後吳公
出長浙藩用馮司成初議修復化城爲徑山
下院藏貯經版固吳公信力亦師預識云師

於嘉禾刻藏有成議乃返吳門省得度師覺公覺已還俗以醫名聞師來憎甚師僞爲賈人裝僵卧小舟中請覺診視覺見師大驚師涕泣曰爾何迷至此耶今且奈何覺曰唯命是聽師立命剃髮載去覺慚服願執弟子禮親近之師來之日覺夕冷飯孟忽墮地迸裂其誠感如此師初過吳江沈周二氏聚族而歸之至曲阿金沙賀孫于王四氏合族歸禮師於于園書法華經以報二親顏書經處曰墨光亭今在焉聞妙峯師建鐵塔於蘆芽乃送經安置塔中且與計藏事復之都門乃訪予於東海萬曆丙戌秋七月也予以五臺因緣有聞於內避名於東海那羅延窟慈聖皇太后爲保聖躬延國祚印施大藏十五部皇上頒降海內名山首及東海予以謝恩入長

五七

五

安師携開公走海上至膠西秋水泛漲衆度必不能渡師解衣先涉疾呼衆水已及肩師躍然而前既渡顧謂弟子曰死生關頭須直過爲得耳衆心欽服予在長安聞之亟促裝歸兼程至即墨師已出山在脚院詰朝將長發是夜一見大歡笑明發請還山留旬日心相印契師即以予爲知言許生平矣師返都門訪石經山禮隋琬公塔念琬公慮三災劫壞正法漸滅創刻石藏經藏於巖洞感其護法深心淚下如雨琬公塔院地已歸豪右矢復之而未果乃決策西遊我眉由三晉歷關中跨棧道至蜀禮普賢大士順流下瞿塘過荆襄登太和至匡廬尋歸宗故址唯古松一株寺僧售米五斗匠石將伐之丐者憐而乞米贖之以存寺蹟師聞而興感樹根爲樵斧

剝斲勢將折師砌石填土咒願復生以卜寺
重興兆後樹日長寺竟復其願力固如此江
州孝廉邢懋學延居長松館師爲說法語名
長松茹退鄒給諫爾瞻丁大叅勺原留駐錫
匡山未果遂行過安慶阮君自華請遊皖公
山馬祖庵師喜其境超絕屬建梵刹江陰居
士趙我聞謁請出家遂薙髮於山中師詔名
曰法鎧所謂最後弟子也師復北遊至潭柘
慈聖聖母聞師至命近侍陳儒致齋供特賜
紫伽黎師固讓曰自慚貧骨難披紫施與高
人福倍增儒隨師過雲居禮石經於雷音寺
啓石室佛座下得金函貯佛舍利三枚光燭
巖壑因請舍利入內供三日出帑金重藏於
石窟以聖母齋襯餘金贖琬公塔遂拉予偕
往瞻禮屬予作記回寓慈壽同居西郊園中

五七

六

對談四十晝夜目不交睫信爲生平至快事
徧融老已入滅爲文弔之有嗣德不嗣法之
語師在潭柘居常禮佛後方食一日客至誤
先舉一食乃對知事曰今日有犯戒者命爾
痛責三十棒輕則倍之知事愕不知爲誰頃
師授杖自伏地於佛前受責如數兩股如墨
乃云衆生無始習氣如油入麵牢不可破苟
折情不痛未易調伏也師與予計修我朝傳
燈錄予以禪宗凋敝與師約往濬曹溪以開
法脈師先至匡山以待癸巳秋七月也越三
年乙未予供奉聖母賜大藏經建海印寺成
以別緣觸聖怒詔逮下獄鞫無他辭蒙恩免
死遣戍雷陽毀其寺師在匡山聞報許誦法
華經百部冀祐不死即往探曹溪回將赴都
下救予聞予南放遂待於江濟是年十一月

會師於下關旅泊庵師執予手嘆曰公以死荷負大法古人爲法有程嬰公孫杵臼之心我何人哉公不生還吾不有生日予慰之再三瀕行師囑曰吾他日即先公死後事屬公遂長別予度嶺之五年庚子上以三殿工權

五七

七

礦稅中使者駐湖口南康太守吳寶秀劾奏被逮其夫人哀憤以縲死師在匡山聞之曰時事至此其如世道何遂策杖赴都門吳入獄師多方調護授以毘舍浮佛半偈囑誦滿十萬當出獄吳持至八萬蒙上意解得未減師以予未歸初服每嘆曰法門無人矣若坐視法幢之摧則紹隆三寶者當於何處用心耶老憨不歸則我出世一大負礦稅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傳燈未續則我慧命一大負若釋此三負當不復走王舍城矣癸卯秋予

在曹溪飛書屬門人計偕者招師入山中報書直云捨此一具貧骨居無何忽妖書發震動中外忌者乘間劾師師竟以是罹難先是聖上以輪王乘願力敬重大法手書金剛般若偈汗下漬紙疑當更易遣近侍曹公質於師師以偈進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上覽之大悅由是注意適見章奏意甚憐之在法不能免因逮及旨下云着審而已金吾訊鞫但以三負事對絕無他辭送司寇時執政欲死師師聞之曰世法如此久住何爲乃索浴罷囑侍者小道人性曰曰吾去矣幸謝江南諸護法道人哭師叱之曰爾侍予二十年仍作這般去就耶乃說偈訖端坐安然而逝御史曹公學程以建言逮繫問道於師聞之急趨至撫之曰師去得好師

復開目微笑而別癸卯十二月十七日也師
生於癸卯六月十二日世壽六十有一法臘
四十有奇師生平行履疑信相半即此末後
快便一著上下聞之無不歎服於戲師於死
生視四大如脫敝屣何法所致哉師常以毘
舍浮佛偈示人予問曰師亦持否師曰吾持
二十餘年已熟句半若熟兩句吾於死生無
慮矣豈其驗耶師化後待命六日顏色不改
及出徙身浮葬於慈慧寺外次年春夏霖雨
及秋陸長公西源欲致師肉身南還啓之安
然不動予弟子大義奉師龕至經路河馬侍
御經綸以感師與李卓吾事心最慟因啓龕
拂面痛哭之至京口金沙曲阿諸弟子奉歸
徑山供寂照庵師臨終有偈云怪來雙徑爲
雙樹貝葉如雲日自屯以是故耳時甲辰秋

孟七

八

九月也越十一年乙卯弟子整師全身於雙
徑山後司成朱公國禎禮師塔知有水囑弟
子法鑑啟之俗弟子繆希雍相得五峯內火
慧塔後開山第二代之左曰文殊臺卜於丙
辰十一月十九日茶毘廿三日歸靈骨塔於
此予始在行間聞師訃欲親往弔因循一紀
未遂本懷頃從南嶽數千里來無意與期會
而預定祭日蓋精神感孚亦奇矣師後事予
幸目擊得以少盡心焉於戲師生平行履豈
易及哉始自出家即脇不至席四十餘年性
剛猛精進律身至嚴近者不寒而慄常露坐
不避風霜幼奉母訓不坐闕則盡命立不近
閻秉金剛心獨以荷負大法爲懷每見古刹
荒廢必至恢復始從楞嚴終至歸宗雲居等
重興梵刹一十五所除刻大藏凡古名尊宿

孟七

九

語錄若寂音尊者所著諸經論文集及蘇長公易解盡搜出刻行於世性耽山水生平雲行鳥飛一衲無餘無容足地嚴重君親忠孝之大節入佛殿見萬歲牌必致敬閱曆書必加額而後覽偶讀長沙志見忠臣李芾城垂陷不欲死於賊授部將一劍令斬其全家部將慟哭奉命既推办因復自殺師至此淚直迸灑弟子有傍侍者不哭師呵曰當推墮汝於崖下其忠義感激類如此師氣雄體豐面目嚴冷其立心最慈每示弟子必令自叅以發其悟直至疑根盡拔而後已接人不以常情爲法求人如蒼鷹攫兔一見即欲生擒故凡入室不契者心愈慈而恨愈深一棒之下只欲頓斷命根故親近者希凄然暖然師實有焉於戲師豈常人哉即其見地直捷穩密

當上追古人其悲願利生弘護三寶是名應身大士有人問師何如人予曰正法可無臨濟德山末法不可無此老也師每慨五家綱宗不振常提此示人予嘗嘆曰綱宗之不振其如慧命何原其曹洞則專主少林瀉仰圓相久隱雲門自韓大伯後則難見其人法眼大盛於未明後則流入高麗獨臨濟一派流布寰區至宋大慧中興其道及國初楚石無念諸大老後傳至弘正末有濟關主其門人爲先師雲谷和尚典則尚存五十年來師絃孟七絕響近則蒲團未穩正眼未明遂妄自尊稱臨濟幾十幾代於戲邪魔亂法可不悲乎予以師之見地誠可遠追臨濟上接大慧以前無師派未敢妄推若據堯舜之道傳至孔子孟軻軻死不得其傳至宋濂雜諸儒遙續其

脉以此證之師固不忝爲轉輪眞子矣姑錄
大畧以俟後之明眼宗匠續傳燈者采焉以
師未出世故無上堂普說示衆諸語但就叅
請機緣開示門人輯之有內外集若干卷行

於世入室緇白弟子甚多而宰官居士尤衆
師生平行履不能具載別有傳乃爲之銘銘
曰佛未出世祖未西來擊塗毒鼓誰其人哉
鷲嶺拈花少室面壁只道快便翻成狼籍黃
梅夜半老盧竊逃誰料嶺南有此獗獠南嶽
青原擦膿涕漢多少癡人被牠詎賺五家手
快如撫舜琴南薰倏至辨者知音兒孫惡辣
觸者先亡但放一線其家永昌門戶孤單命
在一絲有救之者定是嫡兒如漢張良爲韓
報仇縱然國破宗祧可求是生吾師如石迸
笋出則凌霄孰知其本爲法力戰通身汗血

五七

十一

大似李陵空拳不怯身雖陷虜其心不亡千
秋之下畢竟歸王師金剛心盡化爲骨逼塞
虛空豈在山麓師不知我誰當知師一死一
生春在花枝

雲棲蓮池宏大師塔銘

師諱祿宏字佛慧別號蓮池志所歸也俗姓
沈氏古杭仁和人世爲名族父德鑑號明齋
先生母周氏師生而穎異世味澹如年十七
補邑庠試屢冠諸生以學行重一時於科第
猶擢之也顧志在出世每書生死事大四字
於案頭從遊講藝必折歸佛理業已棲心淨
土矣家戒殺生祭必素居常太息曰人命過
隙耳浮生幾何吾三十不售定超然長往何
終身事齷齪哉前婦張氏生一子殤婦亡即
不欲娶母強之議婚湯氏湯貧女齋蔬有富

者欲得師爲佳婿陰間之師竟納湯然意不欲成夫婦禮年二十七父喪三十一母喪因涕泣曰親恩罔極正吾報答時也至是長往之志決矣嘉靖乙丑除日師命湯點茶捧至案盞裂師笑曰因緣無不散之理明年丙寅訣湯曰恩愛不常生死莫代吾往矣汝自爲計湯亦灑然曰君先往吾徐行耳師乃作一筆勾詞竟投性天理和尚祝髮乞昭慶寺無塵玉律師就壇受具居頃即單瓢隻杖遊諸方遍叅知識北遊五臺感文殊放光至伏牛隨衆煉魔入京師叅徧融笑巖二大老皆有開發過東昌忽有悟作偈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竒焚香擲戟渾如夢魔佛空爭是與非師以母服未闋乃懷木主以遊每食必供居必奉其哀慕如此至金陵瓦官

五七

十二

寺病幾絕時即欲就茶毘師微曰吾一息尚存耳乃止病間歸越中多禪期師與會者五終不知隣單姓字隆慶辛未師乞食梵村見雲棲山水幽寂遂有終焉之志山故伏虎禪師刹也楊國柱陳如玉等爲結茅三楹以棲之師弔影寒巖曾絕糧七日倚壁危坐而已村多虎環山四十里歲傷不下數十人居民最苦之師發悲懇爲諷經施食虎患遂寧歲亢旱村民乞師禱雨師笑曰吾但知念佛無他術也衆堅請師不得已出乃擊木魚循田念佛時雨隨注如足所及民異之相與纍纍然挈材木荷鋤鑿競發其地得柱礎而指之曰此雲棲寺故物也師福吾村吾願鼎新之以永吾福不日成蘭若外無崇門中無大殿惟禪堂安僧法堂奉經像餘取蔽風雨耳自

此法道大振海內納子歸心遂成叢林師悲
末法教網滅裂禪道不明衆生業深垢重以
醍醐而貯穢器吾所懼也且佛設三學以化
群生成爲基本基不立定慧何依思行利導
必固本根第國制南北戒壇久禁不行予即
願振頹綱亦何敢違憲令因令衆半月半月
誦梵網戒經及比丘諸戒品由是遠近皆歸
師以精嚴律制爲第一行著沙彌要畧具戒
便蒙梵網經疏發隱以發明之初師發足叅
方從叅究念佛得力至是遂開淨七一門普
攝三根極力主張乃著彌陀疏鈔十萬餘言
融會事理指歸唯心又憶昔見高峯語錄謂
自來叅究此事最極精銳無逾此師之純鋼
鑄就者向懷之行脚唯時師意併匡山求明
而一之更錄古德機緣中喫緊語編之曰禪

關策進併刻之以示叅究之訣蓋顯禪淨雙
修不出一心是知師之化權微矣萬曆戊子
歲大疫日斃千人太守余公良樞請公詣靈
芝寺禳之疫遂止梵村舊有朱橋潮汐衝塌
行者病涉余公請師倡造師云欲我爲者無
論貧富貴賤人施銀八分而止獨用八者意
取坤土以制水也或言工大施微恐難竣事
師云心力多則功自不朽不日累千金鳩工
築基每下一椿持咒百遍潮汐不至者數日
橋竟成昔錢王以萬弩射潮師以一心力當
之何術哉師道價日增十方衲子如歸師一
以慈接之弟子日集居日隘師意不莊嚴屋
宇取安適支閣而尸其設清規益肅衆有通
堂若精進若老病若十方各別有堂百執事
各有寮一一具鎖鑰啟閉以時各有警策語

依期宣說夜有巡警擊板念佛聲傳山谷即
倦者眠不安寢不夢布薩羯磨舉功過行賞
罰凜若冰霜即佛住祇桓尚有六群擾衆此
中無一敢諍而故犯者不盡局百丈規繩而
適時揀弊古今叢林未有如今日者具如僧
規約及諸警語赫如也極意戒殺生崇放生
著文久行於世海內多奉尊之曾講圓覺經
於淨慈聽者日數萬指如屏四匝因贖寺前
萬工池爲放生池師八十誕辰又增拓之今
城中上方長壽兩池歲費計百餘金山中設
放生所採贖飛走諸生物克物於中衆僧減
口以養之歲約費粟二百石亦有警策守者
依期徃宣白即羽族善鳴噪者聞木魚聲悉
寂然而聽宣罷乃鼓翅喧鳴非佛性哉噫佛
說孝名爲戒儒呵有養無敬師於物養而敬

且有禮者也非達孝哉師道風日播海內賢
豪無論朝野靡不歸心感化若大司馬宋公
陶昌太宰陸公光祖宮諭張公元忭司成馮
公夢禎究公望齡次第及門問道者以百計
皆扣關擊節徵賢大事靡不心折盡入陶鑄
監司守相下車伏謁及應豪候叅者無加禮
不設饌皆甘糲飯卧敗席任蜥緣蚊嘍無改
容皆忘形屈勢至則空其所有非精誠感物
何能至是哉侍郎王公宗沐問夜來老鼠唧
唧說盡一部華嚴經師云貓兒突出時如何
王無語師自代云走却法師留下講案又書
頌曰老鼠唧唧華嚴歷歷奇哉王侍郎却被
畜生惑貓兒突出畫堂前床頭說法無消息
無消息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
侍御左公宗鄧問念佛得悟否師曰返聞聞

自性成無上道又何疑返念念自性即仁
和令樊公良樞問心雜亂如何得靜師曰置
之一處無事不辦坐中一士曰專格一物是
置之一處辦得何事師曰論格物只當依朱
子豁然貫通去何事不辦得或問師何不貴
前知師云譬如兩人觀琵琶記一人不曾經
見一人曾見而預道之畢竟同觀終場能增
減一齣否今上慈聖皇太后崇重三寶偶見
師放生文甚嘉歎遣內侍賫紫袈裟齋資往
供問法要師拜受以偈答之師極意悲幽冥
苦趣自習焰口時親設放嘗有見師座上放
如來相者蓋觀力然也師天性朴實簡淡無
緣飾虛懷應物貌溫粹弱不勝衣而聲若洪
鍾胸無崖岸而守若嚴城禦若堅兵善藏其
用文理密察經濟洪纖不遺針芥即畫叢林

日用量施利酌厚薄數因果明罪福養老病
公衆僧不滲滴水自有叢林以來五十年中
未嘗妄用一錢居常數千指不設化主聽其
自至稍有盈餘輒散施諸山庫無儲蓄凡設
齋外別持金錢作供者隨手散去施衣藥揀
貧病畧無虛日偶檢私記近七載中實用五
千餘金不屬常住則前此歲歲可知已師生
平惜福嘗著三十二條自警垂老自浣濯出
溺器亦不勞侍者終身衣布素一麻布幃乃
丁母艱時物今尚存他可知已十六總師之操履
以平等大悲攝化一切非佛言不言非佛行
不行非佛事不作佛囑末世護持正法者依
四安樂行師實以之歷觀從上諸祖單提正
令未必盡修萬行若夫即萬行以彰一心即
塵勞而見佛性者古今除永明唯師一人而

已先儒稱寂音爲僧中班馬子則謂師爲法門之周孔以荷法即任道也惟師之才足以經世悟足以傳心教足以契機戒足以護法操足以勵世規足以揀弊至若慈能與樂悲能拔苦廣運六度何莫而非妙行耶出世始終無一可議者可謂法門得佛之全體大用者也非夫應身大士朗末法之重昏者何能至此哉臨終時預於半月前入城別諸弟子及故舊但曰吾將他往矣還山連下堂具茶湯設供與衆話別云此處吾不住將他往矣中元設盂蘭盆各薦先宗師曰今歲我不與會矣有簿記師密題曰雲棲寺直院僧代爲堂上蓮池和尚追薦沈氏宗親云過後始知其懸記也七月朔晚入堂坐囑大眾曰我言衆不聽我如風中燭燈盡油乾矣只待一撞

五七

十七

一跌纔信我也明日要遠行衆留之師作三可惜十可嘆以警衆淞江居士徐琳等五人在寺令侍者送遺囑五本次夜入丈室示微疾瞑目無語城中諸弟子至圍繞師復開目云大眾老實念佛毋捏怪毋壞我規矩衆問誰可主叢林師曰戒行雙全者又問目前師曰姑依戒次言訖面西念佛端然而逝萬曆四十三年七月初四日午時也師生於嘉靖乙未世壽八十有一僧臘五十師自卜寺左嶺下遂全身塔於此其先耦湯氏後師祝髮建孝義庵爲女叢林主先一載而化亦塔於寺外之右山師得度弟子廣孝等爲最初上首其及門授戒得度者不下數千計在家無與焉縉紳士君子及門者亦以千計私淑者無與焉其所著述除經疏餘雜錄如竹窻三

筆等二十餘種行於世率皆警發語師素誠
弟子貴真修勿顯異故多靈異不具載嗚呼
我聞世尊深念末法眾生難度恐斷慧命靈
山會上求護正法者即親蒙授記亦不敢入
唯地湧之衆力任之且曰我等末世持經當
具大忍力大精進力即有現身此中亦不自
言其本泄佛密因但臨終陰有以示之耳觀
師之行事潛神密用安忍精進之力豈非地
湧之一乎抑自淨土而來乎不然從凡夫地
求自利尚不足安能廣行利他護持正法始
終無缺者乎予有感而來畧拾師之行事以
昭來世其他具諸別傳乃爲之銘曰

五七

六八

根如獅脫索纜出塵勞便露頭角開淨土門
張法界網撈漉三根其赴如響以金剛鏡刮
瞽眼膜根本不生枝葉自落大冶紅鑪慈悲
忍力入此陶鎔癡狂頓息毛孔光明通身手
眼從無用中法輪常轉若非付囑定是地湧
豈屬尋常具大勇猛師從空來亦從空去雖
善藏身欲隱彌露鐘鼓交叅雲霞綺互塔影
高標法身常住

勅賜清涼山竹林寺空印澄法師塔銘

諸佛法身托於文字般若故如來應世獨重
持經法師欲其慧命不斷故也爰自白毫斂
耀像季弘經則馬鳴龍樹無着天親性相標
宗各擅其美及大法東流唯清涼大師濬法
界之源網維教網撈擁人天以其自性宗通
而弘四辨之說無礙圓融圭山而下難其人

矣近代遠紹芳規傑然師表者唯我竹林空
印澄公大師師諱鎮澄別號空印金臺宛平
桑峪李氏子父仲武母呂氏初夢一僧持錫
入室覺而遂生幼聰慧不羣爲兒嬉喜佛事
蚤有出世志年十五即投禮西山廣應寺引

五七

十九

公爲師得度爲沙彌服勤三年登壇受具一
江澧西峰深守庵中諸大法師弘教於大都
師尋依講肆叅窮性相宗旨融貫華嚴靡不
該練如是者十餘年復從小山笑巖二大知
識究西來密意妙契心印一時義學推爲上
首先是予遊京師法會衆中獨目師當爲法
匠既而同妙峰禪師結隱五臺將建無遮法
會集海內耆碩囑妙峰力招師果至予大喜
爲臺山得人時萬曆壬午歲也法會罷予與
妙師分携瀕行不忍與師別夜談連宵力勸

師曰時當末運法門寥落撐持者難得其人
公慎勿住人間當留心此山深畜利器他時
當爲金色主人師問其故予曰昔司馬頭陀
相瀉山以形與山相稱耳師欣然應諾予即
以所居紫霞蘭若_三之師住此壁觀三年大
有開悟塔院主人大方廣公請修清涼傳隨
留講諸經聲光赫奕四方學者日益集未幾
與雪峰創獅子窟建萬佛琉璃塔遂成叢林
於中講演華嚴大經學者數千指坐寒巖氷
雪儼在金剛窟中也聖母皇上爲國祈福注
意臺山聞師風雅重之特賜大藏尊經安供
尋復命師於都城千佛寺講師自著楞嚴正
觀復於慈因寺講演諸經時妙師造千佛銅
殿安置大顯通寺上嘉其功行命重修改賜
額永明建七處九會道場延諸大法師講演

華嚴以師主第一座會罷師以古竹林寺文殊現身處也廢久復緝所用多出內帑未幾幻出一大道場乃集諸弟子重講華嚴疏一周復修南臺爲文殊化境師自是疲於津梁矣遂謝諸弟子單提末後一著默然兀坐衆有請說法者師曰吾隨幻緣力任大法恒以生死大事爲念今老矣人世幾何學者以究心爲要豈復以播弄唇吻爲得耶爾輩當以此自勉吾將行矣居頃之示微恙危坐三日夜談笑如常中夜寂然而逝萬曆丁巳六月十四日也師生而安重寡言笑律身嚴御衆寬不肅而威說法三十餘年三演華嚴雖登華座萬指圍繞意若無人天厨日至而龕糲自如居嘗專注理觀脇不至席淵沉靜默老無情容受法弟子以千百計出其門者率皆

質樸無浮習蓋有以師表之其於講演提綱

挈要時出新意北方法席之盛稽之前輩無

有出其右者所著有楞嚴正觀金剛正眼般

若照真論因明起信攝論求嘉集諸解行於

世師生於嘉靖丁未世壽七十有一僧牒五

十有奇全身塋於竹林之左上聞師遷化賜

帑金建窣堵波額曰空印大法師應身之塔

惟我國初禪講諸師多啟宸衷膺寵渥二百

年來未有福德深厚上致眷顧隆恩之若此

者豈非曼室應身而來者耶抑清涼之影響

五七

五七

耶師得度弟子惟棟等七人受法門人遠清

等數百人多能開化一方明年戊午冬法孫

方茂門人大謙持師行狀遠來匡山求爲塔

上之銘予與師稱法門知己銘捨予孰爲之

乃爲銘曰法身無形遇物而彰文字煥發般

若之光故持經者慧命是託了達性空說不可說西天此土代不乏人爰有清涼暑室化身性海波翻義天星燦法界圓融炳然齊現居金色界據寶華座出廣長古雜華紛播千載而不適生大師芳規遠紹獅子的兒高踞窟中發大哮吼百獸震驚聞聲奔走雙提性相大開寶藏一雨普滋三根應量名聞九重隆恩眷顧梵刹聿興法幢高豎三十餘年誨人不倦以知見力隨順方便律身精嚴潛神澹泊迴彼狂飈還醇返樸示幻化身人天師表於末法中實為僧寶塔影撐空法身獨露風動水流圓音彌布十尺寒巖萬年冰雪日月無窮光明不滅

憨山大師夢遊全集卷第二十七

音釋

驩與歡同 瀕與頻同 卷音奉張引也

五七

三三